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旦四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六國

羯若鞠闍國

阿踰陀國

阿耶穆佉國

鉢邏耶伽國

憍賞彌國

鞞索迦國

羯若鞠闍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疏
 加河其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峻臺
 閣相望華林池沼光鮮澄鏡異方奇貨多聚
 於此居人豐樂家室富饒華果具繁稼穡時
 播氣序和洽風俗淳質容貌妍雅服飾鮮綺
 篤學遊藝談論清遠邪正二道信者相半伽
 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習學
 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數千餘人

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其舊王城號拘蘇磨
 補羅此言王號梵授福智宿資文武允備威
 懾膽部聲震隣國具足千子智勇弘毅復有
 百女儀貌妍雅時有仙人居疏伽河側棲神
 入定經數萬歲形如枯木遊禽棲集遺尼拘
 律果於仙人肩上市暑往寒來垂蔭合拱多歷
 年所從定而起欲去其樹恐覆鳥巢時人美
 其德號大樹仙人仙人寓目河濱遊觀林薄
 見王諸女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染著心生便
 詣華宮欲事禮請王聞仙至躬迎慰曰大仙
 棲情物外何能輕舉仙人曰我棲林藪彌積
 歲時出定遊覽見王諸女染愛心生自遠來
 請王聞其辭計無所出謂仙人曰今還所止
 請俟嘉辰仙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
 女無肯應娉王懼仙威憂愁毀悴其幼稚女

旦四

二

候王事隙從容問曰父王千子具足萬國慕化何故憂愁如有所懼王曰大樹仙人幸顧求婚而汝曹輩莫肯從命仙有威力能作災祥儻不遂心必起嗔怒毀國滅祀辱及先王深惟此禍誠有所懼稚女謝曰遺此深憂我曹罪也願以微軀得延國祚王聞喜悅命駕送歸既至仙廬謝仙人曰大仙俯方外之情垂世間之顧敢奉稚女以供灑掃仙人見而不悅乃謂王曰輕吾老叟配此不妍王曰歷問諸女無肯從命唯此幼稚願充給使仙人懷怒便惡咒曰九十九女一時^二胛曲形既毀弊畢世無婚王使往驗果已背偃從是之後更名曲女城焉

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此言君}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訖

增^光允字曷邏閣伐彈那^{此言王增以長嗣}位以德治政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刺那^此驗國設賞迦王^{此言}每謂臣曰隣有賢主國之禍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亦荒亂時大臣婆尼^{此言}職望隆重謂僚庶曰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敬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何如各言爾志衆咸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臣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累德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考輔佐無良棄身^{且曰}手為國大恥下臣罪也物議時^三詔允歸明德光臨土宇克復親讎雪國之恥光父之業功孰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古為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德父兄退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為宜敢志虛

薄今者歿伽河岸有觀自在菩薩像既多靈
鑒願往請辭即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
感其誠心現形問曰爾何所求若此勤懇王
子曰我惟積禍慈父云亡重茲酷罰仁兄見
害自顧寡德國人推尊令襲大位光父之業
愚昧無知敢希聖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
此林中爲練若苾芻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
爲此王子金耳國王既毀佛法爾紹王位宜
重興隆慈悲爲志傷愍居懷不久當王五印
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誨冥加景福隣無強
敵勿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號於是受教
而退即襲王位自稱曰王子號尸羅阿迭多
唐言於是命諸臣曰兄雖未報隣國不賓終
無右手進食之期凡爾庶僚同心勩力遂總
率國兵講習戰士象軍五千馬軍二萬步軍

五萬自西徂東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釋
甲於六年中拒五印度既廣其地更增甲兵
象軍六萬馬軍十萬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
教和平務修節儉營福樹善忘寢與食令五
印度不得噉肉若斷生命有誅無赦於歿伽
河側建立數千_豆宰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
度城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儲飲食止
醫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迹之所並建伽
藍五歲一設無遮大會傾竭府庫惠施羣有
唯留兵器不充檀捨歲一集會諸國沙門於
三七日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
令相推論校其優劣褒貶淑慝黜陟幽明若
戒行貞固道德純邃推昇師子之座王親受
法戒雖清淨學無稽古但加敬禮示有尊崇
律儀無紀穢德已彰驅出國境不願聞見隣

國小王輔佐大臣植福無怠求善忘勞即携手同座謂之善友其異於此面不對辭事有聞議通使往復而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隨所至止結廬而舍唯雨三月多雨不行每於行宮日修珍饌飯諸異學僧衆一千婆羅門五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二時營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初受拘摩羅王請曰自摩揭陀國往迦摩縷波國時戒日王巡方在羯末盟祇邏國命拘摩羅王曰宜與那爛陀遠客沙門速來赴會於是遂與拘摩羅王往會見焉戒日王勞苦已曰自何國來將何所欲對曰從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亘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天子

三四

五

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羣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舍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盛德之譽誠有之乎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秦王今已承統稱曰天子前代運終羣生無主兵戈亂起殘害生靈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愍威風鼓扇羣凶殄滅八方靜謐萬國朝貢愛育四生敬崇三寶薄賦斂省刑罰而國用有餘氓俗無冗風猷大化難以備舉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羣生福感聖主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也從數十萬衆在宛伽河南岸拘摩羅王從數萬之衆

三四

五

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陸並進二王導引四兵嚴衛或泛舟或乘象擊鼓鳴螺拊絃奏管經九十日至曲女城在硤伽河西大華林中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其國髦俊沙門及婆羅門羣官兵士來集大會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伽藍東起寶臺高百餘尺中有金佛像量等王身臺南起寶壇爲浴佛像之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別築行宮是時仲春月也從初一日以珍味饌諸沙門婆羅門至二十一日自行宮屬伽藍夾道爲閣窮諸瑩飾樂人不移雅聲過秦王於行宮出一金像虛中隱起高餘三尺載以大象張以寶幟戒日王爲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侍各五百象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各百大象樂人以乘鼓

奏音樂戒日王以真珠雜寶及金銀諸華隨步四散供養三寶先就寶壇香水浴像王躬負荷送上西臺以諸珍寶僑奢耶衣數十百千而爲供養是時唯有沙門二十餘人預從諸國王爲侍衛饌食已訖集諸異學商摧微言抑揚至理日將曛暮迴駕行宮如是日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散日其大臺忽然火起伽藍門樓煙焰方熾王曰罄捨國珍奉爲先王建此伽藍式昭勝業寡德無祐有斯災異咎徵若此何用生爲乃焚香禮請而自誓曰幸以宿善王諸印度願我福力禳滅火災若無所感從此喪命尋即奮身跳履門闔若有撲滅火盡煙消諸王覩異重增祇懼已而顏色不動辭語如故問諸王曰忽此災變焚燼成功心之所懷意將何謂諸王俯伏悲泣對

曰成功勝迹冀傳來業一旦灰燼何可為懷
 況諸外道快心相賀王曰以此觀之如來所
 說誠也外道異學守執常見唯我大師無常
 是誨然我檀捨已周心願諧遂屬斯變滅重
 知如來誠諦之說斯為大善無可深悲於是
 從諸王東上大窣堵波登臨觀覽方下階陛
 忽有異人持刃逆王王時窘迫却行進級俯
 執此人以付羣官是時羣官惶遽不知進救
 諸王咸請誅戮此人戒曰王殊無忿色止令
 不殺王親問曰我何負汝為此暴惡對曰大
 王德澤無私中外荷福然我狂愚不謀大計
 受諸外道一言之惑輒為刺客首圖逆害王
 曰外道何故與此惡心對曰大王集諸國傾
 府庫供養沙門鎔鑄佛像而諸外道自遠召
 集不蒙省問心誠愧恥乃令狂愚敢行凶詐

於是究問外道徒屬有五百婆羅門並諸高
 才應命召集嫉諸沙門蒙王禮重乃射火箭
 焚燒寶臺異因救火衆人潰亂欲以此時殺
 害大王既無緣隙遂雇此人趨隘行刺是時
 諸王大臣請誅外道王乃罰其首惡餘黨不
 罪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於是乃還都
 也
 城西北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
 於此七日說諸妙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
 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小窣堵波
 說法窣堵波南臨疏伽河有三伽藍同垣異
 門佛像嚴麗僧徒肅穆役使淨人數千餘戶
 精舍寶函中有佛牙長餘寸半殊光異色朝
 變夕改遠近相趨士庶咸集式修瞻仰日百
 千衆監守者繁其誼雜權立重稅宣告遠近

三四

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徒寔繁其
侶金錢之稅悅以心競每於齋日出置高座
數百千衆燒香散華華雖盈積牙函不沒伽
藍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餘尺石基甃室其
中佛像衆寶莊飾或鑄金銀或鎔鍮鈿二精
舍前各有小伽藍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
石基甃室高二百餘尺中作如來立像高三
十餘尺鑄以鍮石飾諸妙寶精舍四周石壁
之上彫畫如來修菩薩行所經事迹備盡鑄
鏤石精舍南不遠有日天祠祠南不遠有大
自在天祠並瑩青石俱窮彫刻規模度量同
佛精舍各有千戶充其灑掃鼓樂絃歌不捨
晝夜大城東南六七里殍伽河南有窣堵波
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
此六月說身無常苦空不淨其側則有過去

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又有如來髮爪小
窣堵波人有染疾至誠旋繞必得痊愈蒙其
福利大城東南行百餘里至納縛提婆矩羅
城據殍伽河東岸周二十餘里華林清池互
相影照納縛提婆矩羅城西北殍伽河東有
一天祠重閣層臺奇工異製城東五里有三
伽藍同垣異門僧徒五百餘人並學小乘說
一切有部伽藍前二百餘步有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是如來
昔於此處七日說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
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
北三四里臨殍伽河岸有窣堵波高二百餘
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在此七日說法
時有五百餘鬼來至佛所聞法解悟捨鬼生
天說法窣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

迹之所其側復有如來髮爪窠堵波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疏伽河南至阿踰陀國印中境

阿踰陀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穀稼豐盛華果繁茂氣序和暢風俗善順

好營福勤學藝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

人大乘小乘兼攻習學天祠十所異道寡少

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菩薩此言世親舊日

喪教益豆譯日天親說謬數十年中於此製作大小乘諸

異論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為諸國王四方

俊彥沙門婆羅門等講義說法堂也

城北四五里臨疏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窠堵

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為

天人衆於此三月說諸妙法其側窠堵波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四五里

有如來髮爪窠堵波

髮爪窠堵波北伽藍餘址昔經部室利邏多

此言勝受論師於此製造經部毗婆沙論

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沒羅林中有故伽藍是

阿僧伽此言無著菩薩請益導凡之處無著菩薩

夜昇天宮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

嚴大乘經論中邊分別論等盡為大眾講宣

妙理菴沒羅林西北百餘步有如來髮爪窠

堵波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從觀史多天下

見無著菩薩處無著菩薩健馱邏國人也佛

去世後一千年中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從彌

沙塞部出家修學頃之迴信大乘其弟世親

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受業博聞強識達

學研機無著弟子佛陀僧訶此言師子覺者密行

莫測高才有聞二三賢哲每相謂曰凡修行

業願覲慈氏若先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語以知所至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世親菩薩尋亦捨壽時經六月亦無報命時諸異學咸皆譏誚以爲世親菩薩及師子覺流轉惡趣遂無靈鑑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分方爲門人教授定法燈光忽翳空中大明有一天仙乘虛下降即進階庭敬禮無著無著曰爾來何暮今名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往觀史多天慈氏內衆蓮華中生蓮華纔開慈氏讚曰善來廣慧善來廣慧旋繞纒周即來報命無著菩薩曰師子覺者今何所在曰我旋繞時見師子覺在外衆中耽著欲樂無暇相顧詎能來報無著菩薩曰斯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說妙法義不異此然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

且四

十一

者忘倦受者無厭

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至故伽藍北臨殞伽河中有甌窳堵波高百餘尺世親菩薩初發大乘心處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此也時無著菩薩命其門人令往迎候至此伽藍遇而會見無著弟子止戶牖外夜分之後誦十地經世親聞已感悟追悔甚深妙法昔所未聞誹謗之愆源發於舌舌爲罪本今宜除斷即執鋸刀將自斷舌乃見無著住立告曰夫大乘教者至真之理也諸佛所讚衆聖攸宗吾欲誨汝爾今自悟悟其時矣何善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昔以舌毀大乘今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爲善矣杜口絕言其利安在作是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遂不斷舌且請無著諮受大乘於是研精覃思

且四

十一

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盛宣行從此東行三

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

中印度境

阿耶穆佉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臨

殑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土宜同阿踰陀

國人淳俗質勤學好福伽藍五所僧徒千餘

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

居城東南不遠臨殑伽河岸有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

三月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

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青石窣堵波其側伽

藍僧徒二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如在臺閣

宏麗奇製鬱起是昔佛陀馱婆

此言

覺使論師於

此製說一切有部大毘婆沙論從此東南行

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南闍牟那河北至鉢邏

那伽國

中印度境

鉢邏那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

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滋盛果木扶踈氣序和

暢風俗善順好學藝信外道伽藍兩所僧徒

寡少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數百異道實

多大城西南瞻博迦華林中有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百餘尺在昔如來

於此處降伏外道其側則有髮爪窣堵波經

行遺迹髮爪窣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

此言

天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伏外道處初提婆

菩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

門高論有聞辯才無礙循名責實反質窮辭

雅知提婆博究玄奧欲挫其鋒乃循名問曰

汝為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

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

誰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外道

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
狗外道曰誰是狗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
提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悟自時厥後深
敬風猷

城中有天祠瑩飾輪煥靈異多端依其典籍

且四

十三

此處是衆生植福之勝地也能於此祠捐捨
一錢功踰他所惠施千金復能輕生祠中斷
命受天福樂悠永無窮天祠堂前有一大樹
枝葉扶疎陰影蒙密有食人鬼依而棲宅故
其左右多有遺骸若人至此祠中無不輕捨
身命既誅邪說又爲神誘自古迄今習謬無
替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闊達多智明敏高
才來至祠中謂衆人曰夫曲俗鄙志難以導
誘吾方同事然後攝化亦既登臨俯謂友曰
吾有死矣昔謂詭妄今驗真實天仙妓樂依

空接引當從勝境捐此鄙形尋欲投身自取
殞絕親友諫喻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樹
下及其自投得全軀命久而醒曰唯見空中
諸天召命斯乃邪神所引非得天樂也

大城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塏細沙彌
漫自古至今諸王豪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止
周給不計號大施場今戒曰王者聿修前緒
篤述惠施五年積財一旦傾捨於其施場多
聚珍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衆寶莊嚴即持
上妙奇珍而以奉施次常住僧次現前衆次
高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道學徒隱淪肥遁
次鰥寡孤獨貧窮乞人備極珍玩窮諸上饌
如是節級莫不周施府庫既傾服玩都盡髻
中明珠身諸瓔珞次第施與初無所悔既捨
施已稱曰樂哉凡吾所有已入金剛堅固藏

且四

十四

矣從此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嘗不踰旬
 府庫充牣大施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
 而死彼俗以為願求生天當於此處絕粒自
 沈沐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趨
 萃止七日斷食然後絕命至於山後野鹿羣
 遊水濱或濯流而返或絕食而死當戒日王
 之大施也有一獼猴居河之濱獨在樹下屏
 迹絕食經數日後自餓而死故諸外道修苦
 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即昇之一
 手一足執柱端躡傍杙一手一足虛懸外伸
 臨空不屈延頸張目視日右轉逮乎曛暮方
 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數十冀斯勤苦出離生
 死或數十年未嘗懈怠從此西南入大林中
 惡獸野象羣暴行旅非多徒黨難以經涉行
 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

舊曰拘駿彌國
 託也中印度境

憍賞彌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
 里土稱沃壤地利豐植粳稻多甘蔗茂氣序
 暑熱風俗剛猛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十
 餘所傾頓荒蕪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天
 祠五十餘所外道實多

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

佛像上懸石蓋鄔陀衍那王

此言出愛舊云
 優填王託也

之所作也靈相間起神光時照諸國君王恃

力欲舉雖多人眾莫能轉移遂圖供養俱言

得真語其源迹即此像也初如來成正覺已

上昇天宮為母說法三月不還其王思慕願

圖形像乃請尊者沒持迦羅子以神通力接

工人上天宮親觀妙相彫刻梅檀如來自天

宮還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

勞耶開導末世實此為冀精舍東百餘步有

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不遠有如來井及浴室井猶充汲室已頽毀

城內東南隅有故宅餘址是具史羅舊云瞿師羅訛

也長者故宅也中有佛精舍及髮爪窣堵波

復有故基如來浴室也

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舊園也

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立高二百餘尺

如來於此數年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

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

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甄室世親菩薩嘗住

此中作唯識論破斥小乘難諸外道

伽藍東菴沒羅林中有故基是無著菩薩於

此作顯揚聖教論

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昔者如來伏此毒

龍於中留影雖則傳記今無所見其側有窣

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

來經行遺迹及髮爪窣堵波病苦之徒求願

多愈釋迦法盡此國最後故上自君王下及

衆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飲泣悲歎而

歸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殍伽河

北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餘里居人富樂城傍

有故伽藍唯餘基址是昔護法菩薩伏外道

處此國先王扶於邪說欲毀佛法崇敬外道

外道衆中召一論師聰敏高才明達幽微者

作爲邪書千頌凡三萬二千言非毀佛法扶

正本宗於是召集僧衆令相推論外道有勝

當毀佛法衆僧無負斷舌以謝是時僧徒懼

有退負集而議曰慧日已沈法橋將毀王黨

外道其可敵乎事勢若斯計將安出衆咸默

然無豎議者護法菩薩年在幼稚辯慧多聞

風範弘遠在大衆中揚言讚曰愚雖不敏請陳其略誠宜以我疾應王命高論得勝斯靈祐也微議墮負乃稚齒也然則進退有辭法僧無咎僉曰允諧如其籌策尋應王命即昇論席外道乃提頓綱網抑揚辭義誦其所執待彼異論護法菩薩納其言而笑曰吾得勝矣將覆逆而誦耶爲亂辭而誦耶外道憮然而謂曰子無自高也能領語盡此則爲勝順受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隨其聲調述其文義辭理不謬氣韻無差於是外道聞已欲自斷舌護法曰斷舌非謝改軌是悔即爲說法心信意悟王捨邪道尊崇正法

四

十七

此北行百七八十里至鞞索迦國中印度境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里穀稼殷盛華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學不倦求福不回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外道甚多城南道左有大伽藍昔提婆設摩阿羅漢於此造識身論說無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評論又是護法菩薩於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伽藍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導化說法側有奇樹高六七尺春秋遞代常無增減是如來昔嘗淨齒棄其遺枝因植根柢繁茂至今諸邪見人及外道衆競來殘伐尋生如故其側

不遠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
 如來髮爪牽堵波靈基連隅林沼交映從此
 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曰舍衛國說
 也中印
 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音釋

懾心之涉切也 毅魚既切也 迭與逸同切 羈居宜切
 邃深遠也 氓莫耕切 謚彌畢切 宄居消切
 髦莫高切 儻虛偃切 鎔鎔余切 鑄鎔余切
 戍馬懈切 隘也 鎬鎬切 鎬鎬切 鎬鎬切 鎬鎬切
 鏤洛侯切 銛息尖切 誅雪律切 塏可亥切 鰈也
 古還也 無寡夫曰寡 物而振切 棧與職切 槩也